

如何解決童婚問題

駐印度代表處教育組

一群父母自豪地看著他們的女兒在阿杰梅爾的梅奧學院踢足球。這些年輕女性與非政府組織瑪希拉簡阿迪卡爾薩米蒂 (Mahila Jan Adhikar Samiti) 有聯繫，該組織利用足球、戲劇和社區來激勵女孩拒絕。其創始人英迪拉·潘喬利 (Indira Pancholi) 說，她看到有些人眼中含著淚水。「很多媽媽說她們從來沒有得到過這些機會。」她舉了瑪雅的例子，她年輕時就結婚了，但現在卻大聲反對「瓜納 (gauna)」 (女孩被送回丈夫家的儀式)。戲劇和草根新聞課程給了她一種代理感，讓她能夠大聲疾呼。「現在她的父母說她可以想學多少就學多少，」潘喬利 (Pancholi) 說。

與這種教育和賦權戰略大相徑庭的是，阿薩姆邦逮捕了 25,00 名童婚人士。這一行動也讓許多活動人士在長期拖延的童婚問題上產生分歧，而其他人則質疑所使用的方法和針對宗教少數群體的目標。

加西蘭潘達 (Ghasiram Panda) 認為這些逮捕是一項不完整的措施。「家庭在精神、社會心理和經濟上都受到影響。起訴不是唯一的解決辦法。國家也有責任制定預防措施」，他說。畢竟，童婚源於多種因素，他指出。他說：「貧困、缺乏教育設施和 Covid-19 引發的經濟動盪都是主要因素。」他補充說，儘管保護兒童免受性侵犯行為 (POCSO) 有嚴厲的處罰規定，但一些人認為無法有威懾作用，就像在兒童性虐待案件中一樣。

然而，一直致力於防止和廢除童婚的兒童權利活動家 Kriti Bharti 支持加強刑罰條款，儘管她對較舊案件的逮捕表示擔憂。

總部位於拉賈斯坦邦的活動家 Vijay Goyal 表示，利益相關者並未受到保護。「無論是安甘瓦迪卡里亞卡塔 (anganwadi kar-yakartas) 還是學校教師，負責向政府報告的人都沒有得到他們需要的安全。他們的身份沒有受到保護」他說。他希望阿薩姆邦的大規模逮捕行動能夠警惕世人。

但像行動援助這樣的組織指出，如果不緩解使童婚蓬勃發展的社會和經濟條件，任何事情都不會改變。他們在奧里薩邦的多管齊下干

預是另一種前進方式。他們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一起，召集了來自 29 個種姓、部落和宗教團體的傳統領袖，了解童婚的負面影響和現行的禁止立法。

他們現在已經與來自 15 個地區的領導人進行了接觸，這些領導人倡導在他們的社區中結束童婚，並且在未來的一年裡，還將有 10 個地區參與。在納巴朗布爾（Nabarangpur）開展試點項目後，29 個不同的種姓社區在各自社區通過了不舉行任何童婚儀式的決議。

此外，他們還專注於增強青少年自身的能力。一個名為巴利亞比巴普拉蒂羅德曼奇（Balya Bibah Prati-rodh Manch）的地區級青少年論壇使年輕人能夠在自己的社區內解決這個問題。

「與我的一個同伴一起，我在家訪期間能夠說服父母和青春期女孩了解童婚的有害影響。我還告訴他們如果被判犯有童婚罪，將被判處 10 萬盧比和兩年監禁」來自蘭卡嘎達（Lankagada）村的少女吉塔（Geeta Desinay-ak）說。

在阿薩姆邦，受影響的婦女和家庭一直在聯繫兒童權利非政府組織猶薩（Utsah）。它的創始人米格爾達斯說，他看到了這一措施的好處和壞處——他們多年來一直在努力讓警方對童婚案件做出回應，但他們也看到了女性的脆弱性。

他希望阿薩姆邦對童婚的關注將引發更多關於預防的對話。儘管女孩和婦女的生活受到影響，許多人懷孕或留下來照顧年幼的孩子，但人們很容易懷疑是否應該先對話再採取行動。

撰稿人/譯稿人：陳立穎

資料來源：印度教報等綜合編譯